

编辑手记

中国很幸运，她的周边不是世界动荡的中心，相反，却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中国很幸运，重军战轻商战的毛时代虽然没能让中国人富起来，但完成了国家统一和独立，尤其影响长远的是完成了土地改革，人们赞叹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奇迹时恰恰忽略了它们的起飞基盘正是受中国大陆影响下推行的土地改革，人们检讨拉美数百年难以现代化的教训时虽然看到了民粹主义的症结但同样忽略了没有经历土地改革与贫富深沟存在的关联。中国很幸运，军战时代打下的全能型工业基础，儒家文化“惟有读书高”影响下的重视教育、尤其是家庭对教育的看重，成为商业时代中国吸引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巨大资本，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二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世界第二的市场规模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幸运向中国这个有准备者微笑。

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中国领导人无惧于“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或“言左行右”的冷嘲热讽，坚信“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①。实用主义与现代化的先发大国美国，务实求真与现代化的赶超大国中国，东西巨大文明差异下如此的不约而同，虽强扯不到普世性上，但至少因引起人们对实用对灵活的深思。

太平盛世，不忘居安思危，中国古训自有点睛深意。当世人热议“中国奇迹”、“中国崛起”之际，胡锦涛很清醒：“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自觉地促进科学发展，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②

未来不是历史不是今天的简单递进或所谓的周而复始循环。中国经济未来5-10年的大致轮廓是什么，可能会遇到怎样的难题或挑战，有什么有效而可行的应对之道？本期推出“未来5-10年中国经济重大问题”特集，集中呈现在京的国内一流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精辟之论。

十年后中国的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将仅次于美国。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在做出这一预测时强调它需要克服严峻的挑战：农村人口主要的致富途径是不再做农民，是成为城市中的工人、商人、企业家，加快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不二选择；开放给中国这样的大国带来的好处要比小国大得多，风险也比小国小得多，要通过进一步的开放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

不应局限于表面现象的应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主张政策之重应置于以下结构性问题的缓解：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正在富起来，但人们的收入差距在拉大，一部分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虽穷却平等的日子；财富向富人集中，刺激的是投资，降低的是消费；产业升级中“英雄所见略同”的“潮涌现象”，有诱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资本、经常项目“双盈余”下投机人民币的途径很多，防不胜防。

中国经济目前倚重外国投资、外国技术和外部市场的发展战略，已经难以为继。未富先大的中国能否克服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发展难题？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寄希望于：中国发展战略转向以城市化为重心的内需推动；放弃传统的对再分配政策的依赖，创设合理的分配制度，加快中等收入阶层发展，夯实社会基础。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个档次里。已经从贫困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能否跳出中等国家陷阱，避免重蹈进入中等国家的东南亚各国折翅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汤敏建议中国：借鉴日韩的共享式增长模式，在经

^① 胡锦涛2007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引自新华网北京2007年6月25日电。

^② 同^①。

济增长过程中不断改善收入分配；吸取拉美教训，避免过早过快地陷入福利国家泥潭。

中国已进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但类似东南亚模式—过度依赖外资和房地产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建立不起自主产业链和自主创新能力，造成竞争力、就业和消费的不足。国家发改委研究员王小广力主中国回归突出重化、机电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东亚模式(日本模式)。

中国的前景倚仗于能否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尚未完成放松政府管制、发育市场经济制度过程的今天，一个由政府单方面建立市场管制的政府市场经济已经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曙光研究员分析其原因在于：政府过分强大；社会国家化状况没有改变，民间力量过小。如果这些不能被改变，中国将拥抱一个坏市场经济的前景。

无论行得远还是站得稳，人离不开两条健康而平衡的腿。同样，改革需要两条腿：政治、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石小敏研究员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只靠经济一条腿在走，经前政后之下，党政体系成了发展的最大障碍。未来中国的发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党政体系的改革，建立起做好事的激励机制。

本期除中国经济特集外，还为读者提供了国际政治、特别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几篇观点鲜明、思考独特的文章。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注意到近期中国在朝鲜、达尔富尔、缅甸等问题上出现了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合作的可喜变化。这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吗？尽管不能肯定，但至少中美在能源、气候变化、艾滋病、非洲和贫穷等领域存在着由共同利益带来的合作机会。

对于近年的中美关系，许多人视之为最好的时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却与众不同地指出，在美国独霸世界15年后，中国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正由“得大于失”向“失大于得”逆转：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对世界市场的依赖，让美国满意，让中国“内虚”；拥有丰富冷战经验的美国正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中国实施直接的军事围堵。为此，中国应适时调整国际战略，适当拉开与美国的紧密距离，拉近中俄关系，通过新时代的弱国合纵，平衡美国的霸权。

当代世界，战争作为国家利益有效工具的价值正在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军事安全问题转向经济、外交、文化等软权势问题。顺势者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认为：“国际责任”而非“和平崛起”，将是中国大战略问题的首要关键词。

最后，引用胡锦涛主席2007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一段讲话作为结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⑤

^⑤ 同^④。